



百万老砖，“本色”之心

【文/张晓雯 图/程波】

拾捡水乡记忆

从成功的商人转型成文艺人，陈翰星不是一时兴起，过往人生的几幅图景始终在潜意识中为他的跨界充当辩护：母亲是苏州人，为范仲淹第30代孙；大学时期，自己则在苏州求学。念平面设计的陈翰星怀念起在干将路采风的情景，单车在青石板街上颠簸，当地人的水乡生活就在两边，成了手中写生、摄影的素材。想起这些的时候，2000年初因开发需求而面临拆迁的古建筑的命运令他感到痛心。

“现在，干将路拓宽成好多车道的大马路。没有房子，没有居民，给人感觉变得一点情怀都没有。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被遗忘的‘垃圾’捡回来吧。”正职是商业规划的陈翰星曾经被请去担任平江路改造的策划总监，对古建筑的保护有自己穿梭在艺术天分和职业本能间的独到见解和经验，尤其是他深知，木头怕水，如放任不管，这些建筑就会烂掉，彻底无法补救。

于是，陈翰星用了两三年时间专注捡旧砖，清刷上头的水泥；走街串巷寻找老宅，从石板，到井圈、门窗、屋檐、瓦片，都不放过。到了晚上，用货车拉到他特意租的仓库，这个原本是间倒闭纺织厂的5000平方米仓库，装着各式各样的“垃圾宝贝”，存在了好几年。

收得最多的还是老砖。在运输工人装卸的过程中很容易就碎，最终还是有将近两百万条的老砖被用在本色美术馆的外立面上。裸露的老砖灰头土脸，不带任何修饰，错位地拼贴，素颜地排列，令人一秒回到平江路千年古宅的水墨风。“这种风格古代就有记载，我唯一的发明是，做成一个像厂房也像loft的建筑，再赋予它传统姑苏城气息的延续。”陈翰星说。

会呼吸的美术馆

陈翰星建造这座私人美术馆的契机并无多大“心机”，无非是和朋友看地、投资时的偶然。确定了老砖重生的方向后，他就开始画图纸，从设计到建造花了三年时间。不只“徒有其表”，内里才更加别有洞天。

怀念人家尽枕河的江南，便在建筑的中央留下一块水域来模拟河流；想念小巷的生活，便把收来的水缸、井盖沉入水底做记忆的化石；水榭是种典型的苏州园林式亭台，馆内也有，四周围水搭配影像艺术的布置，有所创新；倒也不局限于苏州本地的“淘宝”，来自安徽的3栋老宅、古戏台被整体迁移，异地重建……甚至苏州老建筑的某一截楼梯、门窗，在美术馆里也会做陈列。一砖一瓦一木都有生命的延续。”他说。

以前，陈翰星骑哈雷，开酒吧，过着完全西式的生活。也正是

在逛国外美术馆时的感受，令他选择以美术馆这一形式完成他对城市记忆的存放和理想生活的践行：“我很羡慕我在西方国家旅行时看到的美术馆，看完展览后你在里面可以自由自在地购物、喝东西，可那毕竟是西方人的东西。我就想把中国的琴棋书画、鸟语花香，把中国对人与天地、自然的尊敬，融

入进来。来到这里的人，喝杯免费的茶、听一场最‘苏州’的评弹、在芦苇荡边看表演……”

传统的苏州古建筑以独立的园林空间为最大特色，弹古琴有专门的琴房，读书有专门的书房。穿插生活需求的建筑物，原来早已延续千年。在本色美术馆，一个个园中园向所有人开放。



生活周刊 × 陈翰星

Q：建造这样一座美术馆，包括当初收老砖等材料的过程，是否有困难和压力？

A：对旧物有爱好的人应该都差不多，有时拾捡，有时不免花钱。做这个美术馆纯粹为了玩，没有任何商业附加，虽然一年要贴六七百万，我仍然为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坚持，不希望它沦为一个仓库、超市。

Q：现在的你每天打坐，穿着也比较古风，和年轻时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了。

A：我年轻的时候总是追求很潮的东西。现在，我想更多回归东方人自己的文化。东方人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在衣食住行、审美上，西方人彰显的是个性，我们彰显的是更和气的气场。一点一点去盖、去装饰、去改造建筑的时候，我认为它是用心做出来的，像一个修行的行为一样。当你用心做的时候，这个空间本身就给我带来了很多安静下来的因素。

Q：你做过平江路改造的策划，对传统苏州古建筑的保护有什么自己的理念？

A：现在苏州很多地方都是新建的建筑，别人看是粉墙黛瓦，其实都是新建筑，平江路算是保护下来仅剩的一条。后来我被请到山塘街做艺术总监，做到一半就出来了，因为跟很多人理念不同。我觉得千百年文化遗留下来的痕迹不是你修旧如旧能修得出来的，你只能保护、加固，这种斑驳、变形、歪歪倒倒的建筑才是我心目中的苏州古城，现在修复过的苏州古城太整齐了，我觉得不好玩。

Q：苏州这座城市在你看来的气质？

A：一切都很缓慢，它好像跟世界上别的地方关系不是很大，没有太多连结。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快，老百姓还是有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当我觉得很困倦的时候，这个城市才是我可以慢下来的地方。